

以「民國」為方法之前——細讀「回到一九四九：中華民國渡海七十週年紀錄文物展」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Method – A Close Reading of “Back to 1949: Records and Artifacts Exhibition at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lo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aiwan”

黃文倩*

Wen-Chian HUANG

前言

2020年秋天，具有新住民家族背景的臺灣新銳女性小說家張鄧忻，整合臺灣當代史料、前輩口述和個人記憶，創作與出版長篇小說《海市》（臺北：九歌出版社），主要刻畫1970年代至2018年，一位鄉下客家女性至臺北發展的生命史，連帶紀錄與反映了西門町、中山堂週邊，從繁華盛景到新世紀後日漸蕭條的地景變遷與滄桑人事。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們而言，中山堂的歷史風華，¹已是日常生活中模糊甚至無關的底色、輪廓或光

投稿日期：2021年3月18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4月26日。

*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聯絡方式：淡水區英專路151號，淡江大學中文系，文學館L514室／huangwenchian@yahoo.com.tw。

- 1 臺北市中山堂（原名臺北市公會堂，1945年更名為中山堂）歷史悠久，自日據時期1936年完工以來，一直是見證臺灣歷史的重要空間。包括1945年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典禮會場，當時的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向受降主官陳儀投降，並簽署受領證；國府遷臺後的各項重要活動，例如臺灣光復一週年紀念大會、國民大會、正副總統就職典禮、重要國際外交活動及藝文活動（例如于右任、張大千、傅斯年等人的展覽）等等，均在此舉辦；1949年3月27日，胡適亦曾在此發表「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演講；1955年立法院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張道藩在中山堂的堡壘廳舉行記者會正式發表。關於它的歷史軌跡，可參見黃國琴編（2018），此書亦編有〈「中山堂大事記」歷史年表（1889-2018）〉。

影，儘管不同世代仍有各自的蜃樓，但已不再需要皈依單一歷史媒介或象徵物。

2019年冬天，楊儒賓先生在臺北中山堂策畫與舉辦「回到一九四九：中華民國渡海七十週年紀錄文物展」（以下簡稱「渡海」）²仍執守著中山堂的淵源與典律。他從多年來收藏的「民國」文物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信札、簽呈、簡派狀、命令文、聲明書、照片、信札抄件、日記、代電、簽名錄、書法條幅、國畫等材料80餘件，動用中山堂二樓左右兩個小展廳及迴廊，分成四大主題——湖海流離、永恆盛事、經世濟民、同體大悲——進行展覽，同時，又策畫了七場相關講座，企圖體現他對中華民國渡海70週年的紀念與文化政治認同，³這也是他歷年來相關展覽與建構中華民國「1949」史觀／理念的重要部分。

2019年的另外兩個相關展覽——「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713事件70週年特展」及「逆旅1949——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它們亦都有專門的策展人，編有導覽手冊、展覽圖錄或書寫策展理念與意義的相關文章，⁴《文訊》雜誌亦曾分別企劃了「1949流離與落地，之後」（2020年1月）及「從匿跡到顯影：山東流亡學生紀事」（2020年6月）等專題，收錄「1949」離散來臺的後代對這段歷史與生命的回憶與反省，以呼應2019年的這三

-
- 2019年「回到1949：中華民國渡海70週年紀錄文物展」共有兩個展場，一在臺北市中山堂展出1949相關文物，一在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創時講堂展出「民國」文人學者的信札與書法等作品。前者由楊儒賓先生策畫，本文的細讀和討論，亦僅針對主展場臺北中山堂的材料及相關理念，謹此說明。
 - 關於楊儒賓先生策畫此展覽的理念和相關思考，可參見本期《文化研究》筆者對楊儒賓先生的長篇訪談。
 - 「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713事件70週年特展」，策展人：謝仕淵（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寶安（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陳曉怡（臺陽文史協會秘書長）。主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協辦：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印有未正式出版的導覽手冊。單德興（2020）有展評〈策劃流亡，展示離散——山東流亡學生特展及其反思〉。「逆旅1949：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策展人：羅聿倫，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文學館，借展單位包括：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南瀛眷村文化館、國家電影中心、黑手那卡西樂團、胡台麗、黃孫權、楊友仁，有正式出版《旅逆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展覽圖錄（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亦有羅聿倫（2019）〈我們與真實的距離：《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側記〉的策展說明。

個「1949」展覽。在臺灣民族主義已經幾乎成爲21世紀初期主流思潮的今天，《文訊》保留給外省人、外省後代甚或關心外省離散、移／遺民及所謂「1949」史觀的發聲空間，已算難得了。因此，筆者並不驚訝地發現，「渡海」在2019年近兩個月的展期（11/6-12/29）至2020年間，除了《文訊》（2020年1月）曾收錄兩場對楊儒賓先生「渡海」大展的對談實錄，⁵臺灣的知識圈或文化圈對「渡海」的關注其實非常有限。而在數位化時空中，若用谷歌蒐尋「回到1949：中華民國渡海70週年紀錄文物展」，大多亦只是新聞媒體摘錄式的文宣短文，即使據說「渡海」有不少的參觀者，但由於沒有出版正式的導覽手冊或展覽圖錄，也沒有專門的導覽網站或虛擬社群，目前可供查閱的展覽文獻材料，只有楊儒賓先生編的一本圖錄與文案（展期時放在中山堂的兩個展廳外供翻閱，與展場的文案同，可拍照），這就使得「渡海」的文化意義和理念效用，至今仍有許多的討論與普及空間。

楊儒賓先生曾說此展覽具有社會運動的性質，雖然展品僅僅只是他長年收集的一小部分，但當史料被組織成爲一種展覽，它們的性質也就從歷史證據變身爲歷史話語。因此，「渡海」所企圖提出與延伸的相關理念，究竟包含哪些視野與面向？其話語建構是否足夠豐富或自成一家之言？同時，又該如何理解當中特殊的歷史感性與選擇性理想？這樣的信念或理想是否會令人不安？需要如何「回心」以對？⁶

首先要注意的是，「渡海」的取材理念確實期望能海納百川，廣納各階層人民的書寫與史料，但實際上從展覽的主架構——湖海流離、永恆盛事、經世濟民、同體大悲——及選用的文物和文案（每篇百餘字，由楊儒賓先生親撰）來看，明顯地以政經及文化領導人物的部分視野或視角爲價值取

5 包括由錢永祥主持，楊儒賓、何乏筆對談，鄧觀傑（2020）記錄整理〈混雜，流離，現代性——「回到1949」展系列對談〉，及廖炳惠主持，陳芳明、孫大川對談，陳令洋（2020）記錄整理〈民主的饋贈，差異的洞視——「回到1949」展系列對談〉。

6 「回心」的用法與意義參考日本學者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對魯迅研究的部分心得，意即透過一種隱性內部的抵抗與否定，達到進一步的主體更新與進步。

向。⁷當然，過去中山堂也曾策畫過「民國」大家的展覽（黃華安2018: 105-111），加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和齊邦媛的《巨流河》等歷史敘述，臺灣中年以上的民衆以大敘事來理解與框定外省流離的印象，恐怕並不陌生。不過，「同體大悲」涉及宗教在戰後臺灣的傳播與在地化的實踐，以及人民對超越界等形上層次的安頓與歸依，牽涉的問題甚大，恐非一個展覽的部分環節所能充分介紹與證成。「湖海流離」體現1949年大遷徙的離散過程，「永恆盛事」呈現中華民國對臺灣自由與民主發展的軌跡與貢獻，「經世濟民」則點出國府對臺灣土改運動、重大農業、工業化及財經政策的實踐面向等等，這些歷史輝煌與發展實效，以書面文物佐以文案的呈現，或召喚對「中華民國」與「國府」的懷鄉者認同，或期望吸引臺灣一般民衆及大學青年，能體悟前輩先賢們對家國的艱辛承擔與用力軌跡。但是，如果一項策展希望達到它的理念與目的，或擴散它們在臺灣多元分化意識下的影響力，甚至是話語權，「渡海」的四大框架以其沉鬱厚重（楊先生認為，1949渡海南遷可以視為中國歷史上東晉永嘉渡江與南宋靖康渡江之後的第三大南遷事件），雖然直探了感時憂國的本心，不過也很可能遮蔽了這批史料許多精采的潛流，甚或不自覺地擱置或弱化了「民國」仍在路上的可能與彈性。

因此，本文無意過多地評述此展覽的企劃和技術／形式層面上的一定限制（相關問題在楊儒賓與筆者的訪談中已有著墨），而是對此批展品、圖錄和文案進行細讀與再解讀，採取破／跨四大框架的方式來閱讀這批材料，整合分析它們在策展人規劃下的引導意義，和可能實質的複雜性。最後略微綜合反思與補充楊先生對「民國」、對兩岸理念的知識工作的另一些材料、視野及不同觀點。

一、「渡海」的三種隱現

「渡海」的圖文史料和文案，其實並非完全以外省人為主體（另外兩個1949展覽都以外省人或外省二代的材料為主），而有明顯地從臺灣

7 參見本文附錄——筆者根據「渡海」展覽的實況，簡編的「圖錄與文案條目」。

人或超越省籍的角度來理解「民國」、兩岸關係與文化通變的事實與見識。「張深切／致郭雨新信札」（1946）與「洪炎秋／致郭雨新信札」（1946）即是一例。張深切出身南投草屯，洪炎秋出身彰化鹿港，兩人均是臺籍，均曾輾轉於臺灣、日本、中國之間，視野不拘一格。楊先生在文案中言及張深切在戰後：「為臺胞的尊嚴與利益多所爭取」；洪炎秋則是被形容為：「在戰後本省、外省的知識人之間扮演很重要的黏著劑」，由此可以看出策展人對臺灣人的主動權與能動性的強調。事實上張深切還曾經與魯迅往來，而洪炎秋亦曾在北大修過魯迅的課，文化教養在早年恐非凡俗之輩，他們在當時就已具備較寬廣的兩岸歷史自覺。而在介紹「翁炳榮／致姚善炯信札」時，文案表示：「其父翁俊明，曾在大陸就職的臺灣第一任省黨部主委，〔…〕抗戰勝利後，翁炳榮被派到臺灣接管廣播電臺」，又提及：「此信寫於228事變發生沒多久〔…〕人事傾軋的氣氛非常明顯」，事實上翁炳榮的父親翁俊明為臺灣人，還曾是第一位參與同盟會的臺籍人士，翁炳榮雖出生在浙江杭州，但一生的實業與貢獻均在臺灣。另外還有「劉啟光／致郭雨新信札」，文案表示：「劉啟光為戰後臺灣半山系統的政治人物，曾擔任新竹縣長，此封信為他在上海期間回覆郭雨新的手札〔…〕」，所謂「半山」，指涉的是「半唐山的本省人」，即日據時期人在中國，戰後才回到臺灣的臺籍人士。「高玉樹／錄李白〈山中問答〉」的書法條幅亦頗有趣味，文案表述：「高玉樹是民進黨組黨前最著名的黨外人物，〔…〕臺籍黨外政治人物以毛筆書寫閒逸主題的李白詩歌，箇中意趣值得玩味。」這裡似乎暗示黨外本省人與中國文化、尤其是浪漫叛逆的李白的聯繫。以上五則圖錄和文案中，其圖錄的內容由於多為書法行草，不容易看出內涵（實際現場看文物展品亦如此），因此參觀者必須要仰賴旁邊的文案才能掌握要意，但這幾篇文案的重點又多在於人物而非文物本身，一般民衆可能很難在第一時間察覺——當中微妙地以臺籍主體整合會通中國的願望，或是說中國經驗對臺籍主體的影響。

其次，仔細觀察這批材料中的細節，部分關連到許多早中華民國離散在海外的無名者，甚有底層與邊緣視野的正當性，但放在「湖海流離」的大框架中，相對於其它「大江大海」的流離，其更深刻的人為悲劇與責

任意識很容易被稀釋。例如「香港調景嶺陝西同鄉會／致于右任信札」，文案描述到「大批親國民黨且反共的難民流落香港，舉目無親，衣食無著，港府遂將難民送至鯉魚門附近極荒涼的『吊頸嶺』」（「調景嶺」為日後的更名），信札中也描述到他們當年的「狀類乞丐，形若骷髏」的形象。信是寫給黨國大老、知名書法家、陝西同鄉于右任，雖然可能說明了中國早年鄉黨和仕紳關係的習俗與道義，但由於展場沒有其它材料可供參照與延伸，參觀者無從得知于右任後來對此事的處理方式，也不易明白「調景嶺」的來龍去脈和歷史的重要性。若和「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713事件70週年特展」展示與處理相關史料的多重取徑（包括陳列諸多主案本身和後續的相關研究、口述歷史和創作書目）參照，同樣是「渡海」歷史中一個環節，「山東」展的具體脈絡、細節和可延伸的參照節點，確實較為豐富。事實上香港「調景嶺」案相關的研究、非虛構敘述與虛構創作亦不少見，例如楊孟軒（2011）曾彙整各方文獻指出在1950年代的「調景嶺」的災民數量與狀況。⁸著名小說家、學者趙滋蕃所著的長篇小說《半下流社會》（1953）亦取材於早年的「調景嶺」並對其中各式為了追求生存和「自由」所造成的人性扭曲有所刻畫；蘇偉貞（2014）亦曾針對《半下流社會》在冷戰時期的生產，進行過一些評述與電影改編分析。這些材料都有助增加我們對「渡海」的共感，補充從上到下俯視觀點的模糊與緊張。此外，「王萬程／致許鄧璞信札」的文案，則略提到國府早年敗退至滇緬地區的李浸部隊，及撤退到越南的黃杰部隊的事跡。手札的信主是黃杰部隊中的一位中級軍官，文案中引用信件內容來說明當年黃杰兵團的撤退路線——入越後，先被拘留在越北的集中營，1950年再轉移到富國島。這類「異域」式的離散視野，經柏楊《異域》（1961）中曾對泰北孤軍的描寫，已廣為人所知，但離散到越北的這段故事和歷史，雖然後來高雄澄

8 楊孟軒（2011: 21）：「當時除了在難民營之內約6,800名登記領有飯票的『合法』難民之外，另有約9,000名無飯票者聚集在附近的山頭，不時的出入。根據社會局1950年在營中的統計，全營共有6,921人，男5,592，女1,329人。籍貫以湖南省佔第一位（1,245人），廣東省其次（1,045人），其餘包括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河北、江西等大陸各省人士，以不諳廣東話的『外省』人為主。但是，這些皆不包括無飯票之難民。」

清湖亦有一個紀念性質的「富國島」，對一般參觀者或知識分子恐怕都相當陌生。晚近其實亦有許多這方面的史料彙編，如國史館出版的黃翔瑜編《留越軍民訪談錄（1）（2）》（2007）以及其他國史館彙編的史料：包括《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1）：入越交涉》、《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2）：孤島生活》、《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3）：運臺編撥》（2007）；李效顏晚年的作品《異域歲月：李效顏長篇小說》（2011）便是自覺以「富國島」事件為題材的創作。這些材料如果日後能夠跟相關手札和文物有效整合並觀，或許更能飽滿早年中華民國「湖海流離」的肉身，給予這些歷史的無名／底層／邊緣者更具體的關注，亦能回應民主時代的平等需求。

第三，「渡海」在涉及到戰後初期的歷史時，在史料見證之餘，對國府的人事和民生問題，有明顯的批判。例如前面已經提到的「翁炳榮／致姚善炯信札」，文案提及：「此信寫於228事變發生沒多久，人事傾軋的氣氛非常明顯。」；「陳江山／致于右任信札」中的陳江山亦為臺籍望族，文案說到他與于右任當時同時在監察院工作，受人之託為劉明說項。結果劉明由死刑改判有限徒刑10年。這則文案的細節豐富，還引用前保密局谷正文將軍在1993年政治受難者公聽會上的說法，認為「劉明當年被捕，乃因保密局幹部覬覦其富裕家產所致，此案是其時假政治清肅之名，行篡奪財產之實的一個案例」。然而，由於受限於展覽文案的體例，沒有註明史料判斷的來源，文案雖然符合一般人對於國府白色恐怖的想像，但幾位人物在當年歷史現場的關係究竟如何理解，回憶與見證的主觀性限制，恐怕亦非以上短短百字的文案所能盡訴。在「金聲／致光兄信札」中，文案描述到信主對武昌缺米缺糖的恐慌，時為1948年10月，文案並且評述到信中所言「『寄點臺灣糖來嚐嚐』一語有現實基礎，但也是哀吟」，連動地帶出戰後初期臺灣的民生困境，保留對彼岸人民的悲憫之情。「余漢謀／致蔣介石、陳誠簽呈」提到在1950年初春，海南戰線防務吃緊，文案以略帶諷刺的口吻表述「再過兩、三個月，蔣再也不需為海南防線操心了，因為解放軍幫忙解決了這個問題」、「宋子文／致余漢謀信札」的文案中則提到「余漢謀時任陸軍總司令，廣州又素所熟稔，他竟會於全國動盪時期，

向市府索地，時間點很奇特」，顯然對國府部分高幹的批判更為明顯。「楊亮功／致賀知欽函」中有請求當年的教育部增墊一百億，呈現當年通貨膨脹的狀況。「錢思亮／致王雲五信札」中點出王雲五是早年金圓券風波的主要關係人，文案認為「金融改革的挫敗引發極大的民憤，也加速促成政權的易手」，這些細節都可以看出策展人對政治之於民生影響的關注，以及對國府處理不當的批評與責任判斷。此外，在「左舜生／楷書條幅」中的內容為：「中華民國憲法之修改，必須依據現行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所規定兩項之一行之，否則即為違憲」，這是強調1960年蔣介石想再次連任時，被左舜生反對的證明。

二、為尊者／賢者諱與典律傳承

除了以上三個面向（並非完全以外省人為主體，有底層與邊緣視野的眼界，對戰後國府的人事和民生問題的明顯批判），「渡海」對「民國」重要歷史人物的臧否，還有一些為尊者／賢者諱的幽微處。例如在「李萬居／賀《臺灣新生報》南部版創刊兩週年紀念代電」文案中，將一樣有「半山」身分、本省籍雲林人的李萬居，介紹成「著名黨外人物，曾參與雷震的組黨行動」。事實上，雖然李萬居是一位兼具兩岸背景的知識分子，在重慶期間，還擔任過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曾協助組織臺灣同盟會等等，但他不只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黨外人物。參照近年學界對《臺灣新生報》的相關研究，例如許雪姬根據中研院臺史所於2008年4月所購得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指出：「《臺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派蔡水勝、林章／鐘、蔡朝根、許家庭4人，打入報社中的『接收』委員，刺探阮朝日、吳金鍊等人在事件中的動態」（許雪姬2014: 199），其後，阮朝日和吳金鍊均被強行押走，至今下落不明，實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我們就會發現將李萬居落實在：「著名黨外人物，曾參與雷震的組黨行動」的抵抗強權、爭取自由的形象文案，恐怕不夠準確，而且在道德上有爭議，因為李萬居跟阮朝日、吳金鍊的受難有直接關係。當然，策展人並

非歷史學家，或許難以對這批史料面面俱到地斟酌。

其次，在「胡適／致陳誠信札抄件」中，策展人文案表示此信是胡適對雷震案表示關切的一種證明：「胡適在美國嚴正表示抗議，此封信函顯示胡適對於雷案並非全然沒有努力過。」胡適對雷案的態度和作為，在歷史上有一定的爭議，也並非作為「渡海」的一個環節所能盡觀展示與判斷，但楊先生明顯是以較高的善意來理解胡適，或者說，他呈現的是胡適較光明正派的一面。但同樣願意保留胡適光亮面的聶華苓，在她的二版傳記《三輩子》（一版原名《三生三世》）中的〈雷震與胡適〉的相關敘述更如履薄冰：她寫道，《自由中國》案後雷震被補，判刑後每星期五可以去探監，大家都在等胡適，等他是否能：「可以不發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個公開的沉默的姿態，對於鐵窗裡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聶華苓2011: 196）但是，胡適先生沒有去看雷震。並不多年以後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先生在一場中研院新院士酒會結束後倒地，聶華苓這樣形容：這時，「他才從那心牢裡解脫了」（*ibid.*: 197）。聶華苓是否有考慮過中國古典意義上的為賢者諱？歷史是非與胡先生的人品功過，實非一篇散文所能決斷，但聶文中為雷震抱不平是實筆，寫白色恐怖下的同志道義與學術光環的脆弱也有同情。聶甚至側筆記下雷震的「記憶」，以為胡適安魂：「他（雷震，筆者註）對胡適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認為他因為雷案突然心臟病復發，倒地而死。胡適是他獄中的精神支柱」（*ibid.*），意思是，聶認為雷震選擇相信胡適的心中始終有他。筆者以為，如果楊先生以前看過聶華苓此文，應該也不會反對。綜合這些細節能有效將此條目豐富化與立體化，一樣能在心懷善意且尊重史實的前提下，向讀者／觀者介紹、強化「渡海」人物胡適——面對雷案的艱難、複雜與決絕。

此外，「蔣經國／題墨荷圖」也是一幅／一篇奇特的歷史現場。文案首先稱讚了蔣經國「有與民共感的熱情」，並說明此幅畫是日治時期日人所作，由黃少谷收藏。蔣經國在此畫作上以楷書題字，內容有：「歷史是用血汗寫成的，那麼讓我寫歷史中的一頁，有一位知己朋友告訴我，無論

世界怎樣變，希望我們的心不變。〔…〕蔣經國。」（原書法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以祝賀對方喬遷之喜，如果此畫確實是黃少谷的收藏，蔣先生見作能在上面題字，兩人交情必然不凡，尤其蔣經國不若蔣介石在書法上講究和細膩，情感意義遠大於美學和史料意義。但這當中的關鍵是，黃少谷並非是一般人民，他也是國民黨上層高級官員與幕僚，曾經擔任國民黨辦公室主任、世新專校籌辦人、外交部長、駐西班牙大使、行政院副院長、司法院長等要職。一般人可能不會記得黃少谷，只會記得蔣經國，所以「與民共感」實有點泛化了對象的身分，當然也可能爭取了陌生的讀者／觀者，強化了對經國先生親「民」的好感。同時，文案中楊先生對蔣經國晚年的成績高度肯定：「晚年身體衰弱，仍能毅然拆掉他早年曾參與的戒嚴體制，建立民主體制，給自己一生留下極光彩的結尾，也豐富了中華民國的內涵。」此語亦可讀出楊先生將臺灣民主與解嚴後的中華民國聯繫在一起的思考方式，與他在本刊「渡海」訪問中的立場態度一致。

值得一提的還有「渡海」所收展品的文化典律與經世傳承的眼界，例如「雷震／行楷七言對聯」，文案中說明：「本幅作品是他在大陸時期的一件行楷」，上款提字給「受之」應是李濟，李濟是著名的考古學家，與雷震友朋往來。雷案發生時，李濟亦加入援救的行列。對聯內文「江上青山如削鐵，水中明月臥浮圖」以略帶碑風的行草書寫，風格陽剛厚實，詩句文字典出蘇東坡，左宗棠西征沙俄前亦寫過，現收於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此作有臨摹左宗棠胸懷家國天下之意，霽月胸懷，冷靜自持，另人印象深刻。⁹「趙恆惕／隸書七言對聯」內文為：「治學精於尹文子，匡時心折養知翁」，文案表示此作乃：「曾任湖南省長的趙恆惕寫贈尹仲容的隸書對聯〔…〕『養知翁』即是郭嵩燾。尹仲容是早年國府重要的經濟推手，曾編著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的年表，也曾箋注《呂氏春秋》，他的著述繼承了周文王、司馬遷『其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因而

9 為了考察與核實需要，筆者曾以電郵的方式，跟楊先生請教取得雷震這幅書法的淵源與典故。但楊先生表示早年在大陸購置時，並不知道「受之」即是李濟。因此對此對聯及格調的認識，乃是筆者向書法專家郭晉銓教授請教與討論後的一種理解。謹此說明與致謝。

撰述的傳統。來臺官僚中，尹仲容頗得時譽，輿論多認為其人有古大臣之風。」這幅隸書和文案的重點，乃在引用《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典故：「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將尹文子的政治文化理想，跟〈報任安書〉中諸多先賢的處境和情懷並列，條目置於「經世濟民」框架下，或許可以理解成對「渡海」之「經世濟民」所用心力和作為至誠的強調。

三、以「民國」為方法之前

無疑地，在2019年已經愈形後現代與本土化的臺灣，「渡海」帶有彌合兩岸斷裂與矛盾的期許與願望，心誠意重。雖然較欠缺地方、民間及多元的材料視野與觀點，在彰顯「民國」或「中華民國臺灣」的價值理念上，也需要整合楊先生《1949禮讚》（楊儒賓2015）及其多年主持與主編的相關覽展、專書¹⁰的視野與用心，才能更明白與體貼其積累「民國」文物的深意。但是，看展覽畢竟不同於治學，一般參觀者或市民大眾，不見得有看過以前的展覽，或能自主性地閱讀與願意上溯相關的專書與史料。因此，當「渡海」企圖以「民國」為方法、為理念，以具有歷史厚重感的臺北中山堂為召魂的場域，雖然有國家與公共的形象背景，但嚴格來說，「渡海」的本質仍是一種私人展覽——一種以個人的理想與信念來重構

10 楊儒賓先生曾主辦與指導的相關展覽還包括：2009年在國立歷史博物館2樓202展廳的「1949——新臺灣的誕生展」，出版蘇啟明、楊儒賓主編（2009）《1949——新臺灣的誕生》；2011年辛亥革命百週年，由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主辦，於北中南三地，包括國立歷史博物館、中國醫藥大學、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辦的「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出版楊儒賓等主編（2011）《人文百年·化成天下：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文集），及楊儒賓等主編（2012）《百年人文是怎樣煉成的》。

「民國」的嘗試。所以，在視野上也必然會從策展人的臺灣儒者、文化中國、自由與民主的信念出發。這既決定了「渡海」的邊界，同時也是其限制，畢竟如此建構與理解「民國」的方式，無論從材料和觀點上來說，仍然是兩岸三地「民國」認識與知識的一部分，當然，是具有一家之言的類型。同時，策展人能長達三十餘年蒐購「民國」文物，以論／展構史，承受不同立場者的意見與被批評的壓力，接近退休之際將大部分文物捐給清華大學，恐怕也不是普通人的心胸與作為。用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親切地評述貝多芬的形容：「貝多芬是聽從於自己內心呼喚的人。〔…〕他始終沒有背叛自己的信仰，總是坐在閣樓上不懈地創作，追隨他的心靈之光創作」（以賽亞·伯林2008: 18），筆者以為「渡海」的策展人身上亦有相近的格調。

然而，作為一個成長於臺灣解嚴後，少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相關問題的後輩，以及十多年來親炙往來過許多優秀的大陸知識分子和各式多元善良的中國人民，走訪過諸多大陸省份的鄉土與小縣城，筆者對彼岸可能更多採取實事求是與「人民內部矛盾」的假設。而即使同樣對古典儒者、新儒家懷有敬意，我對於是否應在認識論和知識的建構上，固定一些政治或理想主義的信念才能往下展開（例如認定中共建國後即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與傳統中國社會背離；或認定西方式的自由與民主最為普世，甚至是最更高價值的社會制度與實踐等判斷），目前仍有不少的困惑和懷疑。因此，多年來僅能盡量練習——面對具體問題與材料的同時，來擴大理解中國（包括「民國」），或者說，對「民國」採取一些知識考掘的態度 and 立場。除了以上兩節筆者已提出的細節補充與反思，在我個人相對較熟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工作上，謹再舉出兩點以「民國」為知識的材料視野與思考：

其一，眾所週知，「民國」研究必然跟二十世紀兩岸的各項政治、社會、戰爭、精神、思想及心態史有關，任何一個問題恐怕都需要參照大量的史料和二手研究，才可能有些微推進。公平地說，這已經不是策展所能處理的問題。策展的積極目的應該是發現問題和展示關聯性，保持對於不

同知識譜系的敏感等等。如果「民國」還能繼續下去，日後相關的展覽在材料與知識的處理上，必然要更自覺地納入當時甚至「民國」之前的歷史條件，及各種對立面的視野、論述或想像，才可能引起對話甚或挑戰的張力。

例如，受到資本主義時代影視媒介成功崛起，大陸近年有一些著名的影視作品亦有處理到部分的「民國」——2018年中國電影《無問西東》，本來只是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片，甫一上映，在大陸的票房卻高達7.5億人民幣以上（2018年初的數據，臺灣無上映，但在網路上可看到全片）（林士清2018）。裡面最關鍵的一段，是在處理清華併入西南聯大的學生沈光耀（原型為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生沈崇誨）捨一己體智之才略，為保家衛國投入空軍後獻身。另外還有兩個人物，從出場時間可以推算他們應該也有「民國」淵源——在作品中處處都暗示著一種純潔、理想與善良的品格，甚至在有些細節上，與文化大革命時的粗暴影像相對顯，意識型態可能遊走在國家主義之外。雖然整體藝術表現和心性行動略顯老派唯心，價值恐怕也需要另再深議，但這幾種「民國」形象上確實能引發共感，在世道艱難處以共情解放眾生。如此高的票房也意謂著受眾與傳播效果的深遠，表徵出晚近大陸對「民國」的隱性理解與肯定。這也能間接說明——「民國」乃是兩岸共業，它不僅屬於臺灣，亦屬於中國（無論「中國」的實質內涵已經多麼混雜，同時還在繼續裂變）。「民國」可以是兩岸的資產，同時被新世代的媒介和更多青年接受——有新的群眾基礎才能確保「民國」有未來。

值得關注的還有2008年大陸電視影集《潛伏》（30集）的開播與高收視率。此作主要處理八年抗戰結束後，1945-1949年間國共兩黨情報人員的鬥智與鬥爭、信仰與獻身。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人物都表現出相當的複雜度，不同於早年國共文學的二元對立或各自高大上的敘述（如國民黨的反共文學；共產黨的紅色經典）。¹¹影集的男主角本來屬於國民黨，

11 新世紀以降大陸有不少優秀的電視劇作品，諜戰片是最精采的一部分，其深度恐怕不下同階段的文學藝術小說，故頗受中國學界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王曉明主編（2014）《電視劇與當代文化》。

因女友／女主角加入共產黨，他為保護她而接受策反，男方被安插回國民黨內「潛伏」。作品最具有藝術張力與效果的關鍵轉折，是女主角死於參與國民黨的談判事務後，男主角不但沒有因此動搖，還更堅定了對共黨的信仰，儘管畫外音仍懷疑他僅僅是因為一個女人而投奔共黨（無性別貶意，此作內在邏輯即如此），敘事重點高度強化共產黨人「鋼鐵是怎麼煉成的」的意志。但他們是怎麼培養出來的？——關鍵環節為男主角心痛地朗讀毛澤東〈為人民服務〉（1944）片段，這一段是：「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人民服務〉本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講演，觀點的原型與引用都來自司馬遷，2008年的諜戰片中再度引用這一段，細節層次意義可以被理解為——「民國」中的古典視野與教養需求不會消失，戲劇和收視效果的成功，更證實了此中價值的當代接受。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亦多次注意到大陸現當代小說中處理到「民國」階段的古典精神取向，包括早年毛指定共產黨幹部應讀《綱鑑易知錄》，改革開放後汪曾祺、林斤瀾、陸文夫等人的許多書寫（甚至書畫），都曾努力上接「民國」階段的中國古典與民間文化，這些復「民國」之古的事實與歷史的綜合意義，仍有待深入研究與評價，但大抵可以補充與反思楊先生在其「民國」論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為什麼能夠代表中國的核心理念」的複雜化理解。如果不僅僅從二十世紀才形成的民族現代國家的框架來判斷，中國文化的核心可能不是那一種不到百年的主義所能窄化與坐實的。

其二，不僅是影視媒介，新世紀後的復「民國」之古的傾向，也反映在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一些代表作中。作為一種文學題材，它們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主要題材與主題（如農村、牢獄、戰爭、革命、城鄉轉型、個人成長）的最大差異，乃在於儘管與上述的歷史經驗交集重疊，但終極理想並不是要回到「創世紀」的榮光，而是企圖整合與調動諸多民間的「民國」史料和感覺結構，想像出具有反思辯證性的「民國」意義。當然，小說不是歷史，其優劣的判斷可能不在於細節的真實（如果有所謂

airiti

真實的話），而在於建構的方式和它們對未來的想像力。例如格非百萬字的《江南三部曲》（曾榮獲中國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2004），時空設定在晚清民初，敘事者主要採用女性視角，但不同於「五四」時期文學的代表作中，常以男性知識分子啟蒙女性走向現代中國或「民國」的邏輯，《人面桃花》會通先鋒／現代派及現實主義的藝術理念，創造出一位現代早期的女主角，以混沌地觀察、體悟與跟進男性父兄曾應許過的風雨長廊式的「大同」理想為情節，並在偶然的機緣下，步入一個由土匪所建構的「桃花源」花家舍，體會與學習到烏托邦式的平等與自由，但也見證男性們為了追求宏大理想的野心和暴力。這種「民國」想像，於抒情中滲透進相當的諷刺，亦沒有簡單地以當代的新性別正確來塑造女性，使之成為扭轉歷史的主體——《人面桃花》中女主角的心性和知識還不到位，承重能力更是不行，因此很快地跟昔日投身啟蒙與革命的男性一樣成為一種「零餘者」。小說收尾方式也甚有先鋒／現代派式的深意——就在女主人公最終放棄了人民公社式的發展野心，同時在失語卻仍需要跟外界溝通的機緣下，以筆談為方法，教導另一位基層女性識字寫詩，勉強算完成了一個具體的人的解放。

其三，同樣處理到「民國」時期與「民國」人物，葛亮的五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北鸞》（2015），相當不同於格非的書寫。如果說格非寫小說，仍有著以大量的知識、理論、理念先行來介入創作的現象——就現代小說的發展來看自有合理性，因為個人記憶、經驗和感覺的慣性與侷限性太高，只是在形象和感覺結構的開悟上，前述的作品必然會較不自然（當然也可以說「不自然」是一種「現代」美學的表徵）。葛亮的《北鸞》處理「民國」歷史與人物的方式，明顯想回到含蓄不炫技的士大夫教養，因此在細節上大量採用白描、抒情、含蓄、清／輕淡來表現「民國」。小說設定的具體年代是民國15年至36年；關鍵人物塑造也完全不同於西方影響下的現代中國長篇小說的典律——通常以一個非常具有能動性／盲動性的主人公的成長與發展為核心，由此整合某段歷史社會家國的歷程，福樓拜的《情感教育》、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如此，老舍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亦然。

然而，晚近已經開始有學者檢討，這種以西方現代性發展為後設邏輯的主人公形象，可能起源於一種個人主義高漲且身處在物化和動盪的條件下，¹²與中國幅員遼闊、鄉土千年養成的散淡去中心的實際狀況未必完全相類。葛亮反其道而行，他心目中更為真實的「民國」人物和「民國」狀態，除了少數作為配角的軍閥、日人與洋人，核心的中國式男女主角的主體，即使投身大時代與革命，均是被動或僅順勢而為的，但並非沒有主張或柔弱怯戰，而是更多地願意心存善念與節制妄念，保留部分餘裕以傳承更深刻的精神文明（如此作中大量互文書法、中西繪畫及戲曲作品），他們之於「民國」，是否真的非主流或非典型？歷史究竟應該由那些人物來決斷？由哪類敘述來代表？一如小說的主意象，風箏，在一個花果飄零，人人身不由己的大轉型時代，命懸一線，還是一線生機，均非現代人的意志所能干預。《北鴛》收尾——長大後的男女主角再度為友朋「托孤」（男主角小時候亦是孤兒，被儒商家族的續弦夫人收養），似乎暗示了一種在自由自決的思維與情懷下，人民克服私有理念及以血緣為傳承的價值。王德威推薦此作時曾說：「當代作家競以創新突破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他遙想父祖輩的風華與滄桑，經營既古典又現代的敘事風格。他的小說美學以及歷史情懷獨樹一幟。」（王德威2015: 4）我認為葛亮這種寫法和胸懷，為「民國」重新賦予與強化一種不以暴力抗惡的歷史片段，儘管時代與現實繼續往激進的方向前進，但已確實有大文學氣象的世界觀，因此實可視為一種當代中國特殊的抵抗與創新。

四、小結

2019年，王曉明（2019: 93）在臺灣《思想》中發表〈中國革命：「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提出這樣的批評：「中共所建立的這一個『黨國』，和由這黨國所建立的『國家—社會』複合體，並沒有達成當初建立它們時的那個政治目標：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的建設，相反，它

12 這個觀點受到呂正惠教授的啟發，謹此註明。

們在巨量耗費了此前半個多世紀由中國革命的各路力量共同累積起來的廣義的社會主義的精神和社會能量以後，以自身的變異和解體，造成了社會主義的重大挫折，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復興和壯大，準備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

筆者十分同意王先生的見解，但回到臺灣自身的社會條件，在網媒高速興起的新民粹危機下，過快地評價大陸政權和社會的明顯限制，可能只會簡化與弱化我臺知識分子對兩岸歷史實存的認識意願與基本耐性（楊先生在訪談中也曾提及臺灣對大陸的研究不夠），使我們陷入以抽象正義自居的良好感覺。儘管新世紀以來，有少數學者發起過一些「重新認識中國」的研討會，也有諸多優秀的大陸人文學者至臺灣講學，¹³《思想》多年來亦編過一些甚具深度的相關專題，臺北的人間出版社也跟進過許多大陸與第三世界視野的專書，但這些文化投入成效難以短期作用與評估，只有實事求是地逐步積累，才是日後能複雜化處理「民國」、中國甚至中華民國臺灣的客觀基礎。

2020年5月4日，楊儒賓先生在《眾聲喧嘩·反思五四》的網路線上論壇講話，對「五四」最後提出這樣的天問：「為什麼在那個時代，中國的傳統——以經學為代表，還包括儒家、道家的理念，居然沒有辦法主導一個新時代的轉變，這是為什麼？因為它們如果有那麼強的能力可以引導的話，老實講，新文化運動進來的時候，就不會那樣的毫無抵抗能力，很快地就幾乎征服了中國的天下。我們要想一想。」¹⁴一個世紀過去了，楊先生的提問似乎仍在，問題還沒有被研究清楚。「民國」能夠主導新的未來嗎？在「民國」成為方法之前，仍有大量問題等待有志者清理與持續反省。

13 例如台社的「重新認識中國」研討會（目前為止辦了五屆），近十多年來，清交等高校延攬大陸學者錢理群、洪子誠、王曉明、孫歌、薛毅、倪偉、汪暉、賀照田、戴錦華、張志強等等來臺講學研究。

14 參見2020年「眾聲喧嘩·反思五四」線上論壇錄影，文字逐字稿為筆者助理整理，筆者在不影響語意下潤飾。眾聲喧嘩 反思五四。2020/05/16。〈「眾聲喧嘩·反思五四」楊儒賓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114104463617883/videos/243014020260608> on May 17, 2020。

引用書目

- Isaiah Berlin (以賽亞·伯林) 原著, Henry Hardy (亨利·哈代) 編, 呂梁等 (Lv, Liang et al.) 譯。2008。《浪漫主義的根源》 *Langman zhuyi de genyua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南京 (Nanjing): 譯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 王德威 (Wang, David Der-wei)。2015。〈序：葛亮的《北鷺》〉 “Xu Ge Liang de Beiyuan” [Preface: Ge Liang’s North Kite], 《北鷺》 *Beiyuan [North Kite]*, 葛亮 (Ge Liang) 著, 頁3-4。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社 (Linking Books)。
- 王曉明 (Wang, Xiao-Ming)。2019。〈中國革命：「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 “Zhongguo geming: ‘guojia-shehui’ fuheti de dachengyu shibai” [Chinese Revolution: the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of “State-Society” Community], 《思想》 *Sixiang [Reflexion]* 37: 75-96。
- 王曉明 (Wang, Xiao-Ming) 主編。2014。《電視劇與當代文化》 *Dianshiju yu dangdai wenhua [TV Series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北京 (Beijin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林士清 (Lin, Shih-Ching)。2018。〈百年時空交錯的清華大學：電影《無問西東》的反思〉 “Bainian shikong jiaocuo de qinghuadaxue: dianying Wuwenxidong de fansi” [The Hundreds Year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Reflections on the film *Forever Young*], 《北美智權報》網路版 *Beimei zhiqun bao wangluban [NAIPO]* 205。Retrieved from: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IPNC_180223_1501.htm on Aug. 10, 2020.
- 陳令洋 (Chen, Ling-Yang)。2020。〈民主的饋贈，差異的洞視——「回到1949」展系列對談〉 “Mingzhu de kuizeng, chayi de dongshi: ‘huidao 1949’ zhan xilie duitan” [Gifts from Democracy, Insights of Difference: Series Talks of ‘Back to 1949’ Exhibition], 《文訊》 *Wen Xun [Wenhsun]* 411: 58-65。
-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2019。《「旅逆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展覽圖錄》 “lvni 1949: taiwan zhanhou yiminwenxue zhan” zhanlan tulu [“Residing 1949: Migrant Literature of the Ages of Post-war in Taiwan” Exhibition Bootlets]。臺南 (Tainan):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許雪姬 (Hsu, Hsueh-Chi)。2014。〈「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的解讀與研究〉 “Baomiju taiwanzhan 228 shiliao’ de jiedu yu yanjiu”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228 Incid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ecrets Bureau, Taiwan Branch”], 《臺灣史研究》 *Taiwanshi yanjiu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1(4): 187-217。

- 黃華安 (Huang, Hua-Aun) 。2018。〈歷史風華，盡在中山堂——民國大家展的一個回顧〉“Lishi fenghua, jing zai zhongshantang: minguo dajiazhan de yige huigu” [History and Scenery, All in Zhongshan Hall: A Restrospective on Exhibition of Early R.O.C. Celebrities]，《中山堂視野——說不盡的臺北故事》*Zhongshantang shiye: shuobujin de taibei gushi* [Views of Zhongshan Hall: Endless Stories of Taipei]，黃國琴 (Huang, Kuo-Chin) 編，頁105-111。臺北 (Taipei)：爾雅出版公司 (Elite Books)。
- 黃國琴 (Huang, Kuo-Chin) 編。2018。《中山堂視野——說不盡的臺北故事》*Zhongshantang shiye: shuobujin de taibei gushi* [Views of Zhongshan Hall: Endless Stories of Taipei]。臺北 (Taipei)：爾雅出版公司 (Elite Books)。
- 單德興 (Shan, Te-Hsing) 。2020。〈策劃流亡，展示離散——山東流亡學生特展及其反思〉“Cehua liuwang, zhanshi lisan: shandong liuwang xuesheng tezhhan ji qi fansi” [Planing Exile, Representing Diaspora: Notes and Reflections on Special Exhibiton of “July 13 Penghu Incident”]，香港《字花》*Zihua* [Fleur des Lettres] 85: 154-159。
- 楊孟軒 (Yang, Meng-Hsuan) 。2011。〈調景嶺：香港「小臺灣」的起源與變遷，1950-1970年代〉“Diaojingling: xianggang ‘xiaotaiwan’ de qi yuan yu bianqian” [Rennie’s Mill: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tle Taiwan’ in Hong Kong, 1950s-1970s]，《臺灣史研究》*Taiwanshi yanjiu*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18(1): 133-183。
- 楊儒賓 (Yang, Rur-Bin) 。2015。《1949禮讚》*1949 lizan* [In Praise of 1949]。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 楊儒賓等 (Yang, Rur-Bin et al.) 主編。2011。《人文百年·化成天下：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Renwen bainian, huacheng tianxia: zhonghuaminguo bainian renwen chuancheng dazhan* [How Chinese Culture Transformed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2012。《百年人文是怎樣煉成的》*Bainian renwen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How Chinese Culture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as Tempered]，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鄧觀傑 (Deng, Guan-Jie) 。2020。〈混雜，流離，現代性——「回到1949」展系列對談〉“Hunza, liuli, xiandaixing: ‘huidao 1949’ zhan xilie duitan” [Hybridity, Diaspora, Modernity: Series Talks of “Back to 1949” Exhibition]，《文訊》*Wen Xun* [Wenbusn] 411: 48-56。
- 聶華苓 (Nie, Engle Hua-Ling) 。2011。《三輩子》*San beizi* [Three Lives]。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社 (Linking Publishing)。

蘇偉貞 (Su, Wei-Zhen) 。2014。〈在路上：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電影改編的取徑之道〉“Zailushang: zhaozifan banxialiushehui yu dianying gaibian de qujing zhi dao” [“On the Road”: From Zhao Zi-Fan’s novel *Struggle of Humanism* to Film Adaption], 《成大中文學報》 *Chengda zhongwen xuebao*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5: 373-404。

蘇啟明 (Su, Qi-Ming)、楊儒賓 (Yang, Rur-Bin) 主編。2009。《1949——新臺灣的誕生》 *1949: xintaiwan de dansheng* [*1949: The Born of New Taiwan*]。臺北 (Taipei)：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羅聿倫 (Lo, Yu-Lun) 。2019。〈我們與真實的距離：《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側記〉“Women yu zhenshi de juli: nilv-yijiusijiu taiwan zhanhou yiminwenxuezhanchenji” [Our Distance to the Reality: Notes on Residing-1949, Taiwan Post-war Migrant Literature Exhibition], 《台灣文學館通訊》 *Taiwan wenxueguan tongxun* [*Newslette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64: 41-45。

回到1949——中華民國渡海70週年紀念文物展圖錄與文案條目

一、湖海流離

張深切／致郭雨新信札

洪炎秋／致郭雨新信札

羅家模／致胡序荃信札

王德溥／致吳鐵城信札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政協委員會委員簡派狀

奉浙江省主席兼警備司令周鼎之命爆破錢塘江橋命令

秦孝儀／致邵城、海平信札

余漢謀／致李宏達信札

鍾似蘭／致余漢謀信札

邱清泉／致邱名棟信札

蔣介石／致湯恩伯信札

香港調景嶺陝西同鄉會／致于右任信札

王萬程／致許鄧璞信札

二、永恆盛事

李錫五／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聲明書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大會主席胡適致開會詞照片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全體主席團齊集會場前合影

陳儀、徐培根／致鄭冰如公函

蔣介石／致陳儀信札抄件

翁炳榮／致姚善炯信札

吳國楨／1945年日記

李萬居／賀《臺灣新生報》南部版創刊兩週年紀念代電

陳江山／致于右任信札

胡適／致陳誠信札抄件

章士釗／行楷七律條幅

于右任／錄〈過台灣海峽遠望〉

中央幹部學校校友慶祝總統復行視事二週年紀念暨春季聯歡大會
簽名錄

蔣介石／徐永昌五十慶賀壽條幅

蔣經國／題墨荷圖

陳誠／楷書條幅

左舜生／楷書條幅

雷震／行楷七言對聯

高玉樹／錄李白〈山中問答〉

三、經世濟民

余漢謀／致蔣介石、陳誠簽呈

宋子文／致余漢謀信札

黃少谷／致陳紀濛信札

劉啟光／致郭雨新信札

金聲／致光兄信札

李國鼎／菲律賓隴西李氏宗親總會宿霧分會成立六十週年紀念題詞

于右任／右老遺稿

楊亮功／致賀和欽函

孫運璿／致善壩信札

錢思亮／致王雲五信札

曾約農／致王雲五信札

趙恆惕／隸書七言對聯

蔣夢麟／賀壽條幅

嚴家淦／行楷條幅

四、同體大悲

大虛法師／行書七絕鏡片

太虛法師／致葦舫信札

章嘉活佛／追念太虛大師

無上法師／致李子寬信札

曉雲法師／致梁寒操信札

聖嚴法師／致李子寬信札

「玄奘大師靈骨塔寺籌建委員會」兼任總幹事聘書